



战争与核平？

霸世界的野心格格不入，加上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，终于在1954年，一场针对他的安全听证会在白宫附近秘密举行，目的就是要撤销他的安全许可，让他无力再置喙。

大事件还原之余，小细节也都与原著亦步亦趋。比如表现奥本海默的天才，有一段他仅仅学了几周就能用荷兰语演讲的画面。比如他还懂梵文，熟读《资本论》，这体现在他和女友约会时的嘴炮上。比如在剑桥学习实验物理期间，因为对专业不感兴趣，他给导师送去一个毒苹果。比如奥本海默的女儿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基地出生，当时他还曾想过把她送养。比如“三位一体”试验当天，奥本海默看到蘑菇云，脑海里浮现出印度《薄伽梵歌》里的句子：“千百烈日当空争辉，或许可与至尊者那宇宙形象中的光芒相提并论。”比如FBI监听他的生活，翻他家垃圾桶。比如在听证会上被“氢弹之父”爱德华·泰勒背刺……

确实，该有的都有，该还原的也都还原了。只不过，呈现的内容虽多，表现形式却称不上丰富。从传记到影片，并没有发挥出影像叙事的优势。

放弃了技巧的诺兰，在《奥本



上图左：基里安·墨菲。

上图右：原著中文版。

海默》里仿佛只保留了一项传统艺术：彩色与黑白的对照。早在2000年的《记忆碎片》里，这招就用过一次。而在《奥本海默》里，彩色和黑白成为奥本海默主观视角与被审视视角的分判——1954年对他的审查密会被打成碎片穿插在所有的线性叙事里，这使得整部电影看起来也像《记忆碎片》，尽管这次时间线并未被完全打乱，但呈现出的碎片感，与诺兰原本想呈现的“奥本海默一生如同核爆式无法休止的链式反应”，恰好是相反的效果。话说回来，即使是将审判大会穿插在传主一生中反复闪回的拍法，也不能算是新鲜——远的不说，2016年克里特·伊斯特伍德拍《萨利机长》就用了同样的结构。

还原了这么多，但诺兰似乎并不想作价值判断，要把对人物的判定权留给观众——这种倾向使得电影里几个塑造人物的关键点都显得期期艾艾

放不开手脚，关在小黑屋里的奥本海默看起来总是一脸震惊和无奈，但实际上他虽有天真之处，也并非无法与政客周旋之辈。电影里为了表达奥本海默的复杂性，不对他盖棺定论，反而使人物陷入一种暧昧不明。窃以为这种“开放给观众”的决策，实际上也暴露了导演的怯场。

但你说诺兰真的放弃判断吧，他最后其实还是忍不住玩了一把跳线的花活，把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的两段对话首尾相连，其寓意无非又是老旧的：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。放弃了脑洞的优势，这一次，作为导演和编剧的诺兰，很努力，但并不怎么高明。

你将成为普罗米修斯

当然，诺兰毕竟是诺兰，《奥本海默》也有三流导演做不到的境界。

记得电影刚定档宣传时，有观众说会冲着核爆的视觉特效奇观去看——这听起来怎么不像个地狱笑话呢。幸好诺兰没有把“核爆视觉特效”当宣传点。在这么一部绕不开核爆场面的电影里，他已尽力将场面控制在最低限度——广岛长崎被轰炸的场面，完全没有；“三位一体”试验成功那一刻的蘑菇云，完全消音。当地狱观众在期待看到核爆大场面的时候，诺兰奉上的是爆炸那一刻绝对的寂静。

本质上，诺兰想把《奥本海默》拍成一部恐怖片，不是那种用奇观吓唬（娱乐）观众的恐怖，而是“在学会控制力量之前，就先拥有了非凡超能力”的恐怖。

人人都知道胖子和小男孩的事，



左图：IMAX 胶片摄影机。